

廿二史劄記

附補遺

四



廿二史劄記

附補
遺

四

趙翼撰

中華書局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人君卽位冠白紗帽

宋前廢帝子業將殺湘東王彧彧結左右壽寂之等弑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彧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猝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帽代之乃卽位是爲明帝明帝紀後廢帝呈無道蕭道成使王敬則結帝左右陳奉伯等弑之明旦召大臣會議敬則遽呼虎賁鉞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道成卽位曰事須及熱道成呵之乃止齊高帝紀又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起兵謂諸將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當共著耳是古來人君卽位例著白紗帽蓋本太子由喪次卽位之制故事相沿遂以白紗帽爲登極之服也

齊梁之君多才學

創業之君兼擅才學曹魏父子固已曠絕百代其次則齊梁二朝亦不可及也齊高帝雖不以才學名然少爲諸生劉瓛傳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本紀爲領軍時與謝超宗共屬文愛超宗才翰超宗傳卽位後見武陵王奕效謝康樂體詩訓之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是帝之深於詩文也突傳又嘗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

曰卿可謂善自爲謀。傳是帝之精於書法也。其子孫亦多以才著。臨川王映能左右書。傳鄱陽王鏐好

文章。桂楊王樂好名理。人稱爲鄱。桂。傳江夏王鋒。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十歲能屬文。武帝謂其書爲

第一。明帝輔政。翦除高武子孫。鋒作修柏賦以寓意。傳此其子之多才學也。文惠太子臨國學。與王儉講

禮記。毋不敬。周易乾震之義。傳竟陵王子良招致學士。鈔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傳晉安王子

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傳隨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我家東阿也。傳此其孫之多才學也。而諸孫

中尤以豫章王嶷之諸子爲最。子範入梁。爲南平王從事。製千字文。令蔡憲注之。府中文筆。皆子範屬草。

簡文遭侯景之逼。葬其后。使子範作哀冊文。詞極工婉。帝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惟哀冊尙有典刑。子顯

著鴻序賦。沈約見之。極爲傾倒。又採衆家後漢書。考正同異。作後漢書一百卷。又撰齊書六十卷。普通北

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其子愷亦工詩。於宣猷堂與諸名人餞謝朓出守。賦詩用十五劇韻。

獨先就。又極工。傳子顯弟子雲有文藻。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又工書。百濟國使人求其

書。值子雲將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子雲遣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乃

停舟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工書。梁武謂之曰。子敬之迹。不及右軍。蕭特之筆。遂過於父。傳此亦蕭

齊後人負一代文學之望者也。至蕭梁父子間。尤爲獨擅千古。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

卷不輟手。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尙書

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餘卷。又令明山賓等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又造通史、親制讚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諸文集又一百卷。並撰金策三十卷、兼長釋義、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又復數百卷。歷觀古帝王、孰能博學、罕或有焉。武本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及長、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餞、賦詩輒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語、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本簡文帝六歲、便能屬文、既長、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序其詩云、余七歲有詩癖、長弗倦也。史論謂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本元帝好學、博極羣書、才辨敏速、冠絕一時。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又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策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本南康王續七歲、有人洗改官文書者、即能察出。本邵陵王綸、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武帝大賞之、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其後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交兵、綸作書勸其息家庭之爭、赴君父之急。詞極愷切、動人。本武陵王紀、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本此梁

武父子間才學也。帝弟南平王偉，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機神等論，周捨、殷芸俱不能屈。
本傳鄱陽王恢獵史籍，本傳安成王秀，精意學術，搜集傳記，招劉孝標爲類苑，未畢而已行於世。本傳此又帝諸弟之才學也。昭明諸子，史不著其能文，簡文子大心，幼聰朗，善屬文，大臨以明經射策甲科，大連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賜以馬，卽爲謝啓，其詞甚美。大鈞七歲學詩，武帝賜以王羲之書一卷。元帝子方等，嘗著論以魚鳥自況，因不得於父也。曾注范蔚宗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第三子方諸博學，明老易，善談玄，詞辨風生。南康王績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學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爲之立碑，其文甚美。邵陵王綸子堅，善草隸，其弟確，尤工楷法，公家碑誌皆令書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以汝能文，故有此授。武陵王紀子園正，爲元帝囚於荊州，曾有連句詩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元帝覽詩而泣，此皆見於各本傳者。此武帝諸孫之才學也。帝兄懿之子淵、藻，善屬文，尤好古體，非公宴不妄作，雖小文，成輒棄本，懿之孫孝儼，從帝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鳥，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南平王偉之孫靜，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散書滿席，手自校讐，鄱陽王恢之子範，雖無學術，而率意題章，皆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齊竟陵王子良舊物也，卽攬筆爲咏，以示湘東王，王作琵琶賦和之。始興王憺之子映，因野穀生，爲嘉穀頌，其弟奕，當簡文入居監撫，爲儲德頌以獻。安成王秀之子機，博覽彙記，有詩賦數千言，元帝序而傳之。機弟推，亦善屬文，爲簡文所賞，此亦皆見於本傳者。又帝從

子從孫之才學也。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宋子孫多不得其死。猶是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數君之所爲。至齊高武子孫，則皆明帝一人所殺。其慘毒自古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撫之，恩過諸子。歷高、武二朝，爵通侯，官僕射。至鬱林王時，輔政，因鬱林無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數月，又廢弑之而奪其位。自以得不以正，親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孫日漸長大，遂盡滅之，無遺種。子岳傳。今按高帝十九子：長武帝，次豫章王嶷，臨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奕，安成王暕，始興王鑑，皆卒於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殤者四人，其餘鄱陽王鏐，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鐸，晉熙王鈇，河東王鉉，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也。武帝二十三子：長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終，魚復侯子響，武帝時以擅殺長史，拒臺兵，見殺。又早殤者四人，其餘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陵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衡陽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也。文惠太子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既爲明帝所弑，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亦明帝殺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昭穎，亦明帝所殺。統計高帝後惟豫章王嶷有子，子廉，子恪，子範，子顯，子雲等，有後於梁。其餘諸子及武帝文惠諸子孫，大半皆被明帝之禍，且俱無後。按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殘，他

族豈得乘其衰敝。故終武帝世。諸兄弟尙得保全。然齊高但知宋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己之殺劉氏子孫之慘。當巴陵王子倫被害時。謂茹法亮曰。先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是天理卽人心。殺人子孫者。人亦殺其子孫。金翅下殿。搏食小龍無數。子夏傳。明帝名鸞。卽金翅鳥也。斯固齊高之自取也。然齊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帝輒先燒香火。嗚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嘗有殺戮。子岳傳。每殺諸王。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砍關。排牆而入。鑄傳。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鑄傳。桂陽王鑠見帝後。出謂人曰。吾前日見上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誅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見殺。鑄傳。宜都王鏐咏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左右皆泣。未幾賜死。鏐傳。王敬則起兵向闕。以奉南康王子恪爲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盡殺高武子孫。乃悉召入尙書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悉殺之。會子恪自吳奔歸。二更刺啓入。時刻已至。而帝眠未醒。沈徽孚。單景儒。少留其事。及帝覺。乃白子恪已至。帝驚曰。未盡諸王命耶。景儒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諸王侯還第。昭曾傳。蓋天良難昧。帝亦動於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後又卒皆誅死。然則齊明之殘忍慘毒。無復人理。眞禽獸之不若矣。卒之高武子孫既盡。而已之子東昏侯寶卷。和帝寶融。皆被廢殺之禍。江夏王寶玄先爲東昏所殺。鄱陽王寶寅逃入魏。後亦謀反。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皆中興元二年賜死。惟廣陵王寶源。以先卒。未被禍。巴陵王寶義。以廢疾得善。

終餘皆早夭。是明帝之子。亦無一得免禍者。始安王遙光。明帝親兄子。明帝謀害諸王。皆遙光贊成之。後遙光亦以反誅。眞所謂天理昭彰。報施不爽。凡殺人以利己者。可以觀於此矣。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制諸王出鎮。其年小者。則置行事及典籤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諸王之起居飲食。皆聽命焉。而典籤尤爲切近。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已莫由。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今見於列傳者。武陵王奕爲丹陽尹。始不置行事。得自親政。奕傳隨郡王子隆督益州。始親府州事。子隆傳可見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專也。蔡約爲宜都王長史。行府州事。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約傳可見行事如約者少也。劉暄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妃索煮脰。暄曰。已煮鵝。不復煩此。寶元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江祐傳可見行事之威制也。此行事之弊也。其籤帥之權。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渥。趙渥啓其得失。卽召還京。奕傳宜都王鑠舉動。每爲籤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鑠傳南海王子罕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答以無典籤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儀。典籤吳修之不許。乃止。俱傳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籤者。則必治以專輒之罪。如長沙王晃爲典籤所裁。晃殺之。高帝大怒。手

詔賜杖見傳魚復侯子響爲行事劉寅典籤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後以抗

拒臺兵被誅子響傳是以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勢積重而難反當子響之殺寅等也武帝聞之曰子響遂反

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籤帥不在則竟日忍

渴諸州但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見子倫傳而僧靜傳武帝使僧靜往討僧靜曰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

詔敢奉竟陵王子良嘗問范雲曰士大夫何故詣籤帥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十倍之利不

詣何爲子倫傳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籤殺之其初輔政時防制諸王先致密旨於上佐孔琇傳又令蕭

譙召諸王典籤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譙傳其害巴陵王子倫也懼其有兵能拒命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

曰若遣兵恐不可卽得委伯茂則一小吏力耳果以酖逼之死子倫傳又遣裴叔業害南平王銳防閣周伯

玉欲斬叔業舉兵匡社稷典籤叱左右斬之銳遂見害銳傳積威之漸一至於此

按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籤前敍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掌之本

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爲方鎮人主皆以親近左右爲典籤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

以刺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齊明帝知之始制諸州論事不得遣典籤其

任稍輕其後仍復積重梁書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處不與籤

帥同坐蓋以典籤本微賤者也然官小而權重革之爲此豈至梁時籤帥已輕不復如齊時之威福在

手耶。

南朝以射雉爲獵

南朝都金陵。無蒐狩之地。故嘗以射雉爲獵。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慚。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褚炫對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尙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宋書褚炫傳帝至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返。留晉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馳去。上令壽寂之等追之。蹴令墜馬死。休祜傳齊武帝永明六年。邯鄲超諫射雉。上爲之止。久之超竟誅。後又將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諫止。子良傳東昏置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幃。皆紅綠錦爲之。有鷹犬隊主。翳隊主等官。齊紀

江左世族無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見叢考前編。其時有所謂舊門。次門。後門。勳門。役門。之類。以士庶之別。爲貴賤之分。積習相沿。遂成定制。陶侃微時。郎中令楊暉與之同乘。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郗鑒陷陳午賊中。有同邑人張實先附賊。來見竟卿鑒。嗟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實慚而退。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興郡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所劾。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鎮。襄陽齊高輔政。以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一時風尙如此。卽有出自寒微。

奮立功業。官高位重。而其自視。猶不敢與世族較。陳顯達既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誠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驕人。又謂諸子曰。麀尾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璧。儉曰。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本南沙小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敬則傳王琳爲梁元帝所忌。出爲廣州刺史。琳私謂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使琳鎮雍州。琳自放兵作田。爲國捍禦外侮也。琳傳且不特此也。齊高在宋。以平桂陽之功。加中領軍。猶固讓。與袁粲、褚淵書。自稱下官。常人志不及遠。褚淵傳及卽位後。臨崩遺詔。亦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本紀可見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雖帝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時伐荻新洲。又嘗負刁逵社錢被執。其寒賤可知也。齊高自稱素族。則非高門可知也。梁武與齊高同族。亦非高門也。陳武初館於義興許氏。始仕爲里司。再仕爲油庫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爲國宣力者。亦皆出於寒人。如顧榮、卞壺、毛寶、朱伺、朱序、劉牢之、劉毅等之於晉。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之於宋。王敬則、張敬兒、陳顯達、崔慧景等之於齊。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龕等之於梁。周文育、侯安都、黃法氈、吳明徹等之於陳。皆禦武戡亂。爲國家所倚賴。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宏、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

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爲世家大族。迥異於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敝也。

梁武存齊室子孫

宋之於晉。齊之於宋。每當革易。輒取前代子孫盡殄之。梁武父順之在齊時。以縊殺魚復侯子響事爲孝武所惡。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贊齊明帝。除孝武子孫。以復私讎。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後其兄懿又爲明帝子東昏侯所殺。故革易時亦盡誅明帝子以復之。所謂自雪門恥也。至於齊高子孫。猶有存者。高武子孫已爲明帝殺。盡惟豫章王一支尙留。則皆保全而錄用之。如蕭子恪仕至吳郡太守。子範祕書監。子顯侍中。吏部尙書。子雲國子祭酒。子暉中騎長史。梁武嘗謂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云。時代革易。宜有處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必行誅戮。有傷和氣。所以運祚不長。昔曹志是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事晉武帝能爲忠臣。此卽卿事例。卿等無復自外之意。日久當知我心耳。姚察論曰。魏晉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然劉奕、曹志猶顯於新朝。及宋遂令司馬氏爲廢姓。齊之代宋。咸屬皆殲。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受任。通貴滿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陳武帝多用敵將

陳武帝起自寒微。數年有天下。其將帥自侯安都、黃法氈、胡穎、徐度、杜稜、吳明徹諸人外。其餘功臣皆出於仇敵中者。杜僧明、周文育則起兵圍廣州。爲帝所擒者也。歐陽頔亦事蕭勃。爲周文育擒送於帝者也。

侯瑱、周鐵虎、程靈洗、則王僧辨故將也。魯悉達、孫瑒、周晃、樊毅、樊猛、則王琳故將也。或臨陣擒獲，或力屈來降，帝皆釋而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業。其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固自有過人者。如侯瑱據豫章，自以本事僧辨，不肯入朝。及部衆叛散，或勸其投北齊。瑱以帝有大量，必能容人，乃詣闕歸罪。魯悉達據晉熙，王琳授以鎮北將軍，帝亦授以征西將軍。悉達兩受之，而皆不就。帝使沈泰潛師襲之，亦不克。後爲北齊師所破，乃來歸。武帝謂曰：「來何遲也？」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使沈泰來襲，威亦深矣。臣所以自歸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帝曰：「卿言得之矣。」可見帝之度量。當時早有以見信於人，故能驅策羣雄，藉以集事。魏鄭公史論謂帝志度宏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讎，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然則雖偏安江左，固亦有帝王之量哉。

齊梁臺使之害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簿書賦稅皆責成郡縣。孝武帝急速，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形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曾過津吏，恐喝郵傳，既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調官吏，卻攝羣曹。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諧肉飫，卽許附中。明日禮輕貨薄，復責科筭。及其訕謫轉積，鵝栗

漸益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祈緩。此齊室臺使之害也。梁書賀琛傳亦有疏曰。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卽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此梁室臺使之弊也。以田租丁賦。動遣臺使分催。本非政體。此輩假公營私。騷及鷄犬。固事之所必有也。然如子良所云。狔蒜鵝栗之類。則徵索尙屬微細。後世固不至以簿書賦役。動遣使徵求。然有時以重案特命大官出勘。名曰欽差。其中未嘗無公正之人。能廉潔持身。平反定獄。然不可多得也。不肖者則因以爲利。藉權索賄。動至數萬金。小民之受累猶少。官府之被禍已深。前明劉瑾竊柄時。科道出使歸。例以千金爲餽。猶覺其細已甚也。何況齊梁臺使。僅索鷄豚果栗之類。固不足數矣。夫外吏不可信。而遣朝官。小官不可信。而遣大僚。宜其勵官方而達民隱。乃滋累更甚。則不如不遣之爲愈也。

後漢桓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尤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送禮謁。陳忠上言。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懼責。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徵役無度。老幼相隨。動以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

六朝多以反語作諷

自反切之學興。遂有以反語作讖者。三國志諸葛恪未被害時。民間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逢。成子閣。成子閣。反語石子岡也。後恪爲孫峻所殺。投尸於石子岡。晉書孝武紀。帝爲清暑殿。讖者謂清暑反語爲楚聲。哀楚之徵也。齊書益州向無諸王作鎮。宋時有邵碩曰。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及齊武帝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勝意反語爲始興也。碩言果驗。又文惠太子啓武帝。乞東田作小苑。東田。反語爲顛童。後其子鬱林王卽位。果以童昏見廢。梁書武帝創同泰寺。後又創大通門。以對寺之南。取反語以協同泰也。遂改年號爲大通。以符寺及門名。昭明太子時。有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開。鹿子開者。反語謂來子哭。時太子之長子歡爲南徐州刺史。太子薨。乃遣人追歡來臨喪。故曰來子哭也。

哀策文

周制飾終之典。以謚誄爲重。漢景帝始增哀策。漢書本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注謂賜謚及誄文哀策也。沿及晉宋。猶以謚誄爲重。魏志郭后傳。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晉書文明王皇后傳。武帝時。后爲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文。及帝楊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載本傳。感懷太子爲賈后所害。後追復皇太子。特爲哀策文。又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李允卒。皇太子命王贊誄之。其文甚美。王珣傳。孝武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宋文帝袁皇后薨。詔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帝自增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孝武殷貴嬪薨。命謝莊爲誄文。都下傳寫。紙爲

之貴。至齊則專重哀策文。齊武裴后薨。羣臣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今既有哀策。不煩石誌。乃止。可見齊以後專以哀策爲重也。今見於齊、梁、書各列傳者。梁武丁貴嬪薨。張纘爲哀策文。昭明太子薨。王筠爲哀策文。簡文爲侯景所制。其后薨。蕭子範爲哀策文。簡文讀之曰。今葬禮雖缺。此文猶不減於舊是也。唐代宗獨孤后薨。命宰相常袞爲哀策。猶沿此制。

南朝陳地最小

晉南渡後。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晉末宋初最大。至陳則極小矣。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洸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其後關中雖爲赫連勃勃所奪。而沂河西上時。遣王仲德在北岸陸行。魏將尉建棄滑臺。仲德入據之。自後魏屢攻。得而復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謂當略地以淮爲限。則滑臺、虎牢。反在我軍之北。是滑臺、虎牢。尙爲宋地。宋將到彥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長孫道生等追擊。至歷城而還。是歷城亦宋地也。宋元嘉十九年。詔關里往經寇亂。應下魯郡。修復學舍。是魯郡亦宋地也。直至魏太武帝遣安頡攻拔洛陽。剋虎牢。剋滑臺。帝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宋餽百牢。乃班師。於是河南之地多入魏。魏孝文帝時。宋薛安都以彭城。畢衆敬以袁州。常珍奇以懸瓠。俱屬於魏。張永、沈攸之與魏戰。又大敗。於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後齊將裴叔業。又以壽春降魏。於是淮北之地。亦盡入於魏。故蕭齊北境。已小於宋。迨梁武帝使張紹惠取宿豫。蕭容取梁城。韋叡取合肥。以及義陽、邵陽之戰。浮山